

今年是雪公往生三十週年，台灣同學們很用心，組織這樣一個論壇，做為對老師的緬懷和紀念。主辦方希望我來談談和李老師十年學教的因緣，我也很歡喜來回顧這一段經歷。

結識恩師

我出生在一個動亂的年代，災難頻繁，我們的生活確確實實像世尊在《無量壽經》上所說的，「飲苦食毒」，日子不好過。抗戰期間，在我十四歲的那一年，因為家貧失學，不得不去做童工養活自己。我常常坐在小河邊樹底下，就問自己，我為什麼活在這個世間？我活在世間為的是什麼？

來到台灣後，雖然無依無靠，但很幸運，在我二十六歲的那一年認識了方東美先生，方老師為我講哲學概論、佛經哲學，把佛法介紹給我，又受到章嘉大師的教誨，我的人生才有一個目標、才有一個方向，目標是大乘佛法，方向是學習經典。三年後章嘉大師圓寂了，我對佛法生起信心，認為這一門值得一生去修學，所以我就把工作辭掉，專門學佛。朱鏡宙老居士介紹我認識懺雲法師，懺雲法師在埔里住茅蓬，我跟他住了半年，懺雲法師說我是個講經的材料，勸我發心講經。講經去跟誰學？最好就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學，李老居士正好那個時候在台中開了一個經學班，專門訓練講經的學生。所以我離開茅蓬去台中親近李老師，和老師的緣就是這麼結下來的。首重師承

到台中那年我三十一歲，李老師七十歲。跟老師見面，老師就跟我約法三章：第一條，你到我這裡來，依我為師，從今天起，一

切法師、居士大德們講經說法不准聽；第二條，從今天起，你想看的書，無論是佛經或世間書，都要經過我同意，包括經書，我沒有同意不准看；第三條，你過去所學的（我跟章嘉大師學的，跟方老師學的），我一概不承認，統統作廢，從今天起，一切都從頭學起。你能夠接受，你就留在這個地方好好學習；不能接受，你就另請高明。我想了二、三分鐘，接受了。因為老師這些話，乍聽起來好像很跋扈，好像目中無人，但是我知道，李老師是個真善知識，答應他了。最後他告訴我，有期限，多久？五年，五年一定要遵守。他老人家說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五年之後我介紹一個老師給你，你好好跟他去學，那是誰？印光大師。印光大師是他的老師，往生了，印光大師的書，《文鈔》在。

守老師的規矩，好在哪裡？好在我們什麼都不能看、不能聽，大概三個月心就清淨了，煩惱少了，智慧增長。到半年的時候效果就非常顯著，才曉得這個方法好。到第三年，我跟老師講，我很得受用，我跟老師的約定，我再遵守五年，所以我是十年遵守老師立下的三條規矩。這個方法從哪裡來的，我也沒問老師，老師也沒有告訴我。一直到他老人家過世了，我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師，聽說他小時候出家，諦閑老和尚也是用這個方法教他的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這三條規矩不是李老師的專利方法，是中國老祖宗祖祖相傳的老辦法。看到這個學生可以造就、可以栽培，就用這個戒律，這三條就是戒律，來限制你；至於不能造就、不能栽培的，老師就不用這個條件。我在台中同學當中一打聽，老師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其他同學，用這個方法只對我一個人。為什麼不對別人，專對我？我能守，別人不能守。才明白這就是師承，能傳法的條件就是尊師重道，這是基本的條件；第二個，清白，沒有被染污；第三個，肯學，還要肯學、好學。具備這幾個條件，老師會特別照顧你。他一生的

行誼，就是給你做榜樣、做模範。

修學最要緊的是師承，你跟哪一個老師學的，老師只有一個人。李老師講，傳人的資質沒有別的，就是完全聽話，百分之百的聽話，錯了也要聽。到哪裡去找？真的找不到！所以師徒之緣是可遇不可求。老師教你什麼？老師就是以種種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，把你心裡面的妄想分別執著、憂慮牽掛洗刷得乾乾淨淨，你的清淨心現前，你的戒定慧現前，根本智得到了，這是老師幫助你最大的成就。達到這個程度，老師就不再叫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出去參學。根本智得到之後才有資格參學，參學是廣學多聞，成就後得智。所以根本智是在老師那裡得到的。

中國古人這個方法用了幾千年，效果卓著。如果不是好辦法，跟現代的教學法不能相比，那早就淘汰掉了，這些祖師大德為什麼還要堅持？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教，沒有人教他，皆是從自性當中流出來的。所以悟了之後，問題就解決了，世出世間法你全明白了。這個道理一般人不懂，佛法裡頭講得很清楚。

發心學教

接受李老師的條件，李老師就把我安排在慈光圖書館擔任管理員。老師每個星期三在圖書館對外公開講經，堅持了幾十年；對內，他在台中蓮社辦了一個經學班，培養講經弘法的人才，學生有二十多個，全是在家人，那個時候我還沒出家。他要我參加這個班，我不敢，因為我知道講經太難了，那哪是普通人！什麼人有資格講經？開悟才可以。古人講，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。我可以聽、可以學，我不敢講經。老師告訴我，你不發心講，他不發心講，將來講經的人沒有了，佛法就滅了。講經講什麼？老師告訴我們講註解，古人註解是文言文，我們把它翻成白話文，只要

註解沒講錯就可以，錯了註解的人負責。這個話我聽得懂，是不錯，但是講經要具足條件，我不具足。老師善巧方便，也不勉強，他叫我到經學班去看看、去聽聽，我說好，看看可以。我看到經學班學習的情況之後，覺得這個好像不難。經學班的學生，小學畢業的佔大多數；大學生，沒有畢業，好像念到大學二年級，只有一個人。我是初中畢業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這裡年齡最大的林看治居士，六十多歲，小學畢業，還在那裡學講經，發憤圖強。我們那時候還年輕，一看到她都能，我為什麼不能？這樣才把講經的念頭觸動，我跟老師講，我要參加這個班，老師也就很歡喜。

私塾教學

李老師講經的方法完全是中國傳統私塾教學法，對學生個別指導，所以每個人學的東西不一樣，進度也不一樣。一部經學會了，這個標準是要上台能講。怎麼講法？完全複講老師所講的，漏了沒有關係，你不能自己加意見，也不能自己找參考資料，老老實實、完完全全照他的講法去講。這個方法看樣子是非常笨拙，到以後明白了，這個方法的根源是從阿難尊者來的，阿難尊者結集經藏就是複講。佛家培養法師，世世代代都是講小座，這樣學成的人，那是什麼？學耐心、學謙虛、學恭敬。不在這上奠定基礎，稍微能講的時候，傲慢習氣出來了，覺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整個就完了。

李老師講經不准錄音，誰要是放個麥克風放他面前，他就不說話了。他的教學方法就是教你全部精神貫注聽講，你才会有受用。你放個錄音機在此地，你的心就懈怠了，為什麼？沒有聽清楚不要緊，回去我還可以重聽，有依靠。寫筆記也不行。同學們遇到困難，想去請老師再講一遍，老師會打人、會罵人，打你、罵你，不跟你講。為什麼？給你講，你心裡就有僥倖的心，我這一句沒聽懂，頂多不過挨一頓罵、打幾板子，老師還給我講；老師罵了、打了不

講，就逼得你必須全神貫注。這樣教學的目的是教你開悟，叫你每一堂課都有悟處；積小悟成大悟（要全神貫注），積大悟就成大徹大悟，你的境界年年提升，你所記得的東西不重要。古來祖師大德教學的一套方法，跟現代不一樣，現在這些方法幫助你記憶，記憶是什麼？幫助你分別，幫助你執著，你永遠不會開悟。

我聽李老師講《華嚴》，我只聽到第一卷，第一卷聽完之後，下面的八十卷我都能講。因為老師的思想、理念我知道，方法我也知道，我在台中學的是這個。用什麼樣的心態來講，用什麼方法講，活的，這是沒有辦法教的。必須什麼？長期追隨老師，一堂課不缺，你慢慢在這個裡頭去體會，這才能學到；不是他不教，這沒法子教。長期去聽，每一次你得去琢磨，在這裡面體會的心得，然後我們自己在講台上能夠靈活運用。你學到每一句怎麼講，那是死方法，那不能變化、不能契機，不契合大眾之機。聽眾裡面有程度高的，也有程度低的，都要面面顧到，讓所有的聽眾都能生歡喜心，這叫成功。這種講座非常不容易，李老師稱之為叫「大講座」。大講座不是講堂大，不是人數多，而是聽眾程度相差很大，你要叫大家都歡喜。

至誠感通

這是老師送給我的四個字。學習經教確實不容易，老師當年告訴我，講經教學利益眾生，基本的條件是要通世出世間法。通出世間法，這一部《大藏經》，我們這一生能不能通達？要是不通就不契理。通世間法，單單這一部《四庫全書》，你能通得了嗎？通不了你就沒有資格講。那又非講不可，這時候怎麼辦？老師教我這四個字，「至誠感通」，用真誠心求感應。基本的條件就是慈悲心，真誠愛一切眾生，這是基礎。中國古諺語說「量大福大」，你要有大智慧、大福德，完全看你的心量。要用真誠心求感應、求佛菩薩

，真誠到極處就感通，這個通是感應。

師徒如父子

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個月，出家因緣成熟了，去台北，在圓山臨濟寺剃度。離開台中，我知道老師心裡很難過，他送我到火車站，我看他流眼淚。我非常感動，所以就下定決心，出家之後我再回來，一定住滿十年。古時候真的師徒如父子，老師真負責任。李老師跟我講的一句非常感嘆的話，他說哪一個老師不希望自己有傳人？傳人沒有別的，是完全聽話，百分之百的聽話，錯了也要聽。到哪裡去找？真找不到！這個不是假的。所以這個師徒之緣是可遇不可求，是人一生的大福報，我們知恩報恩。老師能把真東西傳給你，能把他的經驗告訴你；在這個老人身邊，他經驗豐富、閱歷豐富，許許多多人情世故我們根本不懂，跟著他就學到了。我們是常隨眾，他走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，一切應酬我們都在身邊，那個時候身邊有二十多個人，都在那裡看到，這種學習的場所、學習的機會，讓人長見識、長智慧。我們晚年感到遺憾的，老師對我們太客氣了，沒有嚴加管教，如果嚴加管教，我們得到的東西就更多；對我們的責備很少。

求學趁早

我親近李老師，老師告訴我，教學的黃金時代是二十歲以前，父母教誨、老師教導，嚴格的訓斥，所以嚴師出高徒。二十歲以上，他成年了，他有過失就不好講他，講了難為情。所以二十到四十有過失，善知識對你能夠暗示，絕不明說。為什麼不能明說？成年人都要面子，父母、老師都要顧及；但是你有過失，暗示你，希望你能夠從暗示裡面回頭覺悟，改過自新。四十歲以後再有過失，暗示都不可以，就不提了，統統包容，不說了，你有善的地方讚歎你，你有過失絕口不提，也就是說四十以後不能教了。我跟李老師十

年，這個時間是三十到四十，是這個時候，我就看到老人家對待學生態度不一樣。確實有幾個同學他非常愛護，但是老師對他們的態度很嚴肅，從來沒有好臉色看的，那是教訓。這些學生知道感恩，對老師五體投地。還有一些學生，老師對他滿面笑容，從來不問。什麼原因？他不能接受，批評他幾句臉就紅了，就不高興。老師不再說了，不再跟他結冤仇，把他看作旁聽生。現在這樣的老師找不到了，為什麼？沒有人學。

分秒必爭

我出家以後，台中的同學到台北來看我，告訴我，老師講經的時候罵人了。我說怎麼罵人？台中同學跟他十年，你們十年什麼都沒學到，學到的人走了。他沒有提名字，大家都知道，因為我出家了，我在那住了一年三個月我就出家了，他說的就是我，學到的人都走了。所以他跑到台北來問我，老師教你什麼我們沒學到？我說我學的跟你們完全一樣，老師沒有單獨教我東西，老師教學都在一起。那老師為什麼說你學到東西？我說可能是心態不一樣。我們在台中的時候是分秒必爭，因為我們不是台中人，到台中作客，時間很寶貴，住一天，這一天是福報，很珍惜；你們是台中人，大概是時間不在乎，今年沒有學好還有明年，明年沒有學好還有後年，你們這些人無限期的，我沒有那個福分，不行。所以我這個用心跟你們不一樣，專注跟你們不一樣，應該是這個原因，老師確實沒有特別給我講東西。你們十年不行二十年，二十年不行三十年，你們是這樣的心態，懈怠懶散，原因就在此地。我們怎麼敢懈怠？在台中沒有根、沒有家，隨時會離開，機會就太難得了！這也是讓我們聯想到，佛為什麼不久住在世間？佛要是久住，難遭之想、恭敬之心生不出來，凡夫因循苟且，把光陰錯過了。古今中外都有這些問題，尤其是現前的社會，跟古人是不能相比的。

誠敬受益

很多人一生追隨高僧大德沒成就，什麼原因？老法師講經是為他們講的，不是為我講的，就是那些聽眾，是為他們講的，不是為我講的，這樣一個心態很普遍，古今中外在所不免。所以跟老法師身邊跟幾十年，什麼都學不到；外面來的人，幾天他學到了。我們從外面去的人不一樣，我們的心態，老師句句話都是為我一個人講的，我們完全接受。老師在上課教學，你們不肯接受，我肯接受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很多人對老師表面上恭敬，我們對老師是內心裡頭真誠恭敬。印光大師所說的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我們對老師那個誠敬心是不是百分之百？不是。我常常講，是講真話，我對老師的誠敬，百分之二、三十而已，所以我能夠得到百分之二、三十；其他人對老師的誠敬只有一分、二分而已，我們當中相差就十倍。我勸他們要珍惜，不珍惜、不恭敬、不真誠，你跟老師住一輩子，你什麼都沒學到，一生白跟了。

不搞佛學院

我出家之前在台中住了十五個月，學了十三部經，我都能講，所以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教得很輕鬆。佛學院學習期間三年，上半年、下半年，一年兩個學期，一個學期我教一部經，我教三年才用了六部，我還有七部沒用上，還有七部沒派上用場。所以在老師會下學習，進度非常快，士氣很高，法喜充滿。佛學院畢業之後，你看三年，六個學期，一部經都不會講。所以我對老師這種教學方法非常欣賞，對佛學院就很感慨。我在台中住了十年，跟李老師學經教，學了三十多部經教。

那個時候佛光山的道場剛剛建立沒多久，星雲法師辦了一個東方佛教學院，請我去做教務主任。我就把李老師教給我們這些方法告訴他，我給星雲法師建議，那個時候有一百三、四十個學生，我

很想把學生分組，三個人為一組，讓他們自己志趣相投的，自己成立一個小組，一個小組專學一部經，期限十年。大概他就有四十個小組，有四十部經論，十年之後，他們會是世界上頂尖的法師，他們上台講經不會輸給我，我有能力培養這麼多人。我說至少能出二十個世界頂尖法師，那就是佛光普照全球。他沒接受，他說這個做法好像是不像學校。他採取一般大學裡面的那種教學方法，就是交叉排課，請很多老師。我們就在這個地方產生不同的意見，他堅持不能接受，所以我在那裡教了十個月就走了。那個時候，我們兩個同年，四十四歲在一起。

一門深入

李老師在台中，教導我們學經教只能學一種，決定不能同時學兩種；你學兩種，他就直截了當告訴你，你沒有能力，你不是這個根性。古人學習的理念是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方法是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要藉這個修清淨心。一部經、一部論你專攻它，一生專攻它，我們相信，十年你就成為這部經論的專家。今天學佛沒有老師，老師在哪裡？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是老師。古人講的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就是開悟了，經論的意思你自己懂得了。一千遍是什麼？一千遍是把你心定下來，不是叫你背誦，是修禪定。讀這一千遍，把妄想讀掉了，把雜念讀掉了，把分別執著讀掉了，你得清淨心，清淨心是小定，阿羅漢所得到的。所以心定了，心定就開悟，你的心就開悟了，開悟什麼？經的意思懂得，這是智慧，智慧是從自性裡流出來的，真正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。如果學得太多、學得太雜，統統學的是佛學常識，佛學常識解決不了問題。需不需要研究討論？不需要，你沒有悟入佛的境界，研究討論是你自己在那裡妄想執著。沒有開悟的人，有什麼資格研究討論？開悟了之後用不著研究討論。所以佛陀當年在世，這是我們在經典上看

到的，學生（聽經的人）可以提問題，世尊解答，沒有看到研究討論，許許多多經上都是世尊跟學生一問一答。那是教學方法，諸佛如來的教學法，我們有沒有得到啟示？開經偈上說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真實義是從這裡面體悟的，文字上沒有。由這些文字，經文、音聲的啟發領悟了，悟入的深廣與你的清淨平等跟慈悲願力有關係，慈悲願力愈宏廣，宏是大，愈大愈廣，悟入就愈深。我們應當想想如何來修學，我們這一生才能夠達到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。一定要遵守古大德的方法，老老實實去做。

相信老師

我初出家的時候非常辛苦，沒有人供養。老和尚勸我們學經懺，說講經沒收入，你怎麼活下去？把想講經教的人都嚇跑了。我是沒有被嚇走，這是章嘉大師他老人家告訴我的，真正發心講經，學釋迦牟尼佛，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自然有佛菩薩保佑你，你這一生當中佛菩薩替你安排，什麼都不要操心，順境、逆境統統是佛菩薩安排的。這太好了！我相信，縱然餓死，我也相信，我不懷疑。我受戒之後去拜李老師，老師教我要真信佛，我相信佛，相信老師。確實，看到好像是走投無路，一個特殊的因緣出現了，通了。我相信，往後出家要走我這條路子不太可能，這條路不是普通人能走的，特殊因緣。

我在寺院住了一年多，感覺到在寺院學的東西太少了，我跟常住老和尚請假，想回台中學一部大經，沒想到這一出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到以後，台灣所有的寺廟都不收留我，說我是四寶的徒弟，四寶就是稱李老師，李老師是在家人，我跟他學的，說我是四寶徒弟，把我看作異類。我就知道這個事情很嚴重，只能再回到台中，到慈光圖書館住了十年。我這三位老師，方東美先生、章嘉大師、李炳南老居士，都受到別人的毀謗，但是我沒有動搖，因為我親

近過三位老師，我對老師了解。要是我們的心被這些流言毀謗所動搖，機會就失掉了，誰肯教我？

雪公作風

我在台中十年學習經教，也看到李老師的生活作風。九十五歲之前，李老師生活自理，住在一個很小的地方，住了三十八年。他的薪水很高，生活非常節儉，日中一食，省下來的錢都做公益事業，別人供養的東西轉手就送出去。自己的內衣、襪子都是補丁，他老人家往生之後我們才知道。但是，老師確確實實是孔老夫子說的，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」，他得到法喜。

在台中十年，老師對我的關懷，在生活上的照顧無微不至，可是在台中上台講經，一次也沒有安排過我。我心裡很明白、很清楚，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的同行相忌。我們是外地來的人，到台中去求學，講得不好沒有關係，大家笑話你，要講得好就有嫉妒障礙，你在哪個地方，那個地方就住不下去；平平安安住下去，別講經，好好學。所以我講經利用什麼？到台中以外的道場，不在台中，有人家請我，我出家之後講過幾次。我會給老師做報告，老師同意我才去；老師不同意，外面請我也不去。十年沒有離開老師，任何活動事先都跟他老人家報告。他了解，他才能指導你；他不了解，他怎麼能指導你？包括到國外，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也向他老人家請教。

最後這個緣很重要。

大專講座，海外傳燈

我這個緣，在內有障礙，所以在韓館長家裡住了十七年。最後逼著我沒辦法，到處流浪，走出台灣，走遍全世界。這個緣也很特殊，實在講有因有果。因是什麼？周宣德老居士（教授）在台灣大學成立一個大學生的學佛社團，叫晨曦社。他到台中來看李老師，

他跟老師是朋友，老朋友，把這個信息傳過來，傳到台中，老師聽到非常歡喜、非常讚歎。周老師走了，我們把他送走了，回來的時候我就對老師說，我說這個未必是好事。老師問我為什麼不是好事？我說如果這些大學生遇不到好老師，學的是邪知邪見怎麼辦？為什麼？先入為主，誰有方法把他們扭轉過來？老師聽到我這個話，想了一下就問我，怎麼辦？我當時也是靈機一動，就給老師出主意，給他建議，我們就在慈光圖書館裡辦大專佛學講座。平常就利用星期天，對台中地區的大專學生，寒暑假對全台灣的，看我們能夠容納多少學生住宿，我們提供吃住，歡迎他們到台中來學佛。這就天天上課，兩個星期、三個星期，最長一次我記得好像有六個星期，有這麼一次，一個多月。老師同意了，就在他的小房間裡面，老師跟我在一起研究課程，要講哪些課、哪些科目，請哪些人來講，這我都參與了。這樣把慈光大專講座搞起來了，講座辦了幾十屆，非常有成就，我參加了十一屆。

老師在這個講座裡頭也給我一樁事情，我沒有講功課。老師自己有三堂課，一堂是《佛學十四講》，《十四講》是他講的，再一個講《阿彌陀經》，第三個是答覆問題。每天下午有兩個小時，同學有什麼問題向老師請教，老師會解答，這個是沒有功課的。老師是第一天他解答的，解答完之後就告訴我，從明天起你代我這堂課，所以我就代他解答問題，代他這堂課。也只有好像是二、三屆的樣子，因為以後我就不常在台中，常到國外去了。我離開台中之後到台北，道安法師在中國佛教會發起，辦了一個大專佛學講座，請我去做總主講。我在那裡教了四年，學生大概有幾千人，所以認識很多同學，這些同學將來畢業了，到國外去留學，在外國工作，他們會找我去講經。所以我可以雲遊世界，緣是這麼結的。李老師看到我的法緣也很歡喜，把佛法帶到國外去，帶給華僑。這是遵老師

的教誨，海外去傳燈。每次出國，我一定向老師請教，回來一定向老師報告，大概一年兩次，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總要走十幾二十個道場，每一個道場最長不超過半個月，最短的三天，就在外面周遊。那個時候還有兩個老師在，還有方東美先生。

老師過世了，我以後也就離開台灣，在新加坡做了一樁好事情，團結宗教，也因為這個緣分移民到澳洲。到澳洲之後，幫助澳洲團結宗教，幫助澳洲團結族群，這是當時聯邦政府對我的期望。在這個緣分之下，他把這些事情交給大學去做，所以我跟學校就有緣，我跟這些大學校長、教授們在一起，幾乎每個星期都碰頭，常常見面，都變成好朋友。九一一之後，學校，昆士蘭大學和平學院看到衝突升級了，變成恐怖戰爭，校長找了我，讓我給這個和平學院的教授們做了兩次座談，他們要看我的想法、看法。我向他們做報告，衝突不是偶然的，你們看到是雙方的，實際上它根很深。衝突的根是什麼？我說是家庭，他們感到很驚訝。我說你看離婚率有多少，離婚是夫妻衝突，夫妻衝突帶來什麼？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，這樣的人長大踏進社會，他能跟人不衝突嗎？所以要回歸到教育，特別回歸到宗教教育才能解決問題。這些教授們接受了，所以以後我就變成昆士蘭大學的教授，格里菲斯大學給我博士學位，以後代表澳洲大學、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這樣認識人愈來愈多了。大家普遍關心如何化解社會矛盾衝突，找不到解決的辦法。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，什麼問題？人心壞了，這是個大問題。人心怎麼壞了？沒有人教了，所有的學校只教你做事，辦事技術能力，做人的教育沒有了，問題就出在這裡。

學習大經，弘揚漢學

我們非常佩服英國湯恩比博士，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非常了解，居然說出來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

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。在這些年來，我們也是想到孔孟學說從哪裡下手？大乘佛法從哪裡下手？大乘佛法我們找到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找到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這裡頭大乘小乘、顯教密教全部都講到了，末法九千年眾生得度要依靠這個本子。這個本子是李老師傳給我的，老人家的遺物就是這本書，給我了，我要傳承這個法脈。不止淨土宗，中國大乘八個宗，我希望年輕人發心，認真學習經典，能夠把八個宗派都興旺起來。五明佛學院裡面有漢傳學生在學習大乘八宗，索達吉堪布是他們的老師，我相信他們會有成就。孔孟學說，我們找到唐太宗下令編纂的這部《群書治要》，這部書可以救世界。書找到了，現在需要培養一批老師，這些老師能把《群書治要》念通，把它講透，然後把它寫成白話文，翻成外國文字，在全世界流通，讓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人都能讀這部書，都能用這部書來治國、平天下，衝突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

湯恩比先生晚年，最擔心的事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，為什麼？核子戰爭，會毀滅地球。如何避免戰爭？要靠全世界統合。誰能統合？湯恩比說的，中國人能統合。不是靠經濟，不是靠政治，不是靠軍事，也不是靠文化，是靠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。所以我勸大家學漢字、學文言文，我希望二十年之後，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，文言文成為國際文字，把世界上古老的文化應該流傳千年萬世的，統統用中國文言文來寫，如同佛經一樣，這樣才能夠永遠傳下去。《說文解字》這是漢學的根本，首先要學習認識中國文字。中國的文字不受時空限制，可以流傳千年萬世，這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發明。我希望年輕人發心，用十年時間學習漢字、文言文，這樣對《四庫全書》你就有能力閱讀、有能力翻譯、有能力講解，做為漢學家，有能力弘揚。

在傳統文化迫切需要這些人的時候，我們今天培訓一批老師，希望他們從真實心中作。他們有個三年五載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根基打緊了，再用十年，他們可能就有悟處，然後大家就相信了。東方教學的理念、教學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樣，採用古人所用的方法來做實驗，這個實驗定的是五年到十年。五年我相信有小成，讀書千遍，來做報告，兩千遍之後就是大成，三千遍我們就叫標準的成就，讓這些學生來做報告。有了悟處不一樣，古人留下來這些文字，有些地方抄寫錯誤，他們就有能力把它修正。所以，走這個路，發這個大心。我今年九十歲，已經無能為力了，我願意來做護法護持大家。我活在這個世間，就講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我的專業，我不放棄，做個榜樣給大家看看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；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

今天地球上出現最大的危機，就是文化能不能繼續傳下去，如果不能傳下去，這個世界就會毀滅。為什麼？人不知道善惡，把惡當作善，把善當作惡，顛倒了，這個世間不會存在很久。救文化重要，我勸我們的同學要發心救文化，從自己做起，怎麼做？一生發願當小學教員，我為孩子們扎根，這是非常非常偉大的事業。教孩子倫理道德，教孩子漢字、文言文，讓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傳，文化復興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。我相信中國文化復興，能夠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。我們來做這樁事情，非常有意義，非常有價值。

在李老師的會下求學十年，感慨萬千。由於時間的關係，只能和大家分享到此地。我們要真正記住，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是真正報師恩。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完成這一生的使命，我們到極樂世界再相聚。謝謝大家！